

《西决》
03.14.2009

《东霓》
07.01.2010

《南音》
01.01.2012

南音

MEMORY IN THE CITY OF DRAGON III

下

南音

下

笛安 著

出品人_郭敬明 [from ZUI] 选题策划_金丽红 黎波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项目统筹_阿亮 痕迹 [from ZUI] 责任编辑_陈曦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助理编辑_方钊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特约编辑_卡卡 [from ZUI] 装帧设计_最世设计 [zui@zuifactor.com]
封面设计_胡小西 [from ZUI Factor] 版式设计_张强 [from ZUI Factor]
媒体运营_赵萌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印制_张志杰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音.下 / 笛安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54-5401-0

I. ①南… II. ①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5890号

南音.下

笛安 著

出品人: 郭敬明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 陈曦

助理编辑: 方钊

特约编辑: 卡卡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设计师: 胡小西

内页设计: 张强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电话: 027-87679310

传真: 027-87679300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2.5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10千字

定价: 24.80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City of Dragon III
Memory in the

南
音

笛安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FANG ZHAO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FROM ZUI]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ZUI@ZUIFACTOR.COM]
COVER ART _ ADAM.X [FROM ZUI FACTOR] / TYPESET ART _ ZHANG QIANG [FROM ZUI FACTOR]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送给小红枣，还有Jeremy，
你们两个小朋友的人生一定要比我的更美好。

南音〈下〉



CONTENTS

CHAPTER 11

小镇老人 ··· 007

CHAPTER 12

方靖晖 ··· 023

CHAPTER 13

陈嫣 ··· 041

幕间休息

陈宇呈医生 04 ··· 057

CHAPTER 14

江慧姐 ··· 071

CHAPTER 15
妈妈 ···· 087

CHAPTER 16
迦南 ····· 103

幕间休息
陈宇呈医生 05 ····· 121

CHAPTER 17
天杨 ····· 135

CHAPTER 18
苏远智 ···· 153

CHAPTER 19
南音和北北 ···· 175

后记
我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 ···· 189

南音〈下〉



Chapter 11

小镇老人

睡梦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普通人眼前的那片黑暗，跟犯人眼前的那片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质地。

所以你要好好睡觉，但是，别做梦就好了。

不要梦到我们。

尤其不要在梦到我们时错觉什么都没有发生——

否则你醒来的时候会很难过的。

我不敢想念你。



我的小镇上的雪都化了。在一夜之间全都化了。房顶上红色的瓦片露出了粘着污垢的缝隙。不是应该满地都是脏水吗？——白的雪地会缩小，变成疮疤一样集聚着的小水泊。然后已经干净的路面上，会留下几个踩过污水的脚印——可是没有，雪似乎是在一瞬间融化并且蒸发的，干净得就好像我的小镇一直都是在夏天。

温驯如羊群一样的雪地，被阳光杀掉了。悬挂在我们都没可能看到的后厨房里面，等着进烤炉。

“杀”这个字一旦掠过，我是说，哪怕是在睡梦中模糊的潜意识里，

它轻巧地闪一下，就会像个刀尖，划在我心里一块凭空出现的金属板上。那个尖厉的声响会酸倒我的牙，让我的脑袋里有黑暗骤然降临，让我周身寒冷，让我像现在这样，用尽全身的力气，像在闯大祸那样睁开眼睛。

手机上的时间是12:46，我记得我刚才还看过一次，似乎是12:38，也就是说，那个小镇上的梦，最多持续了八分钟。这已经是我五个晚上以来，最长的睡眠了。

警察问我：“车撞过去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他们问了好几遍，只不过是替换着词汇。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没有看见，我只是听见响声才转过头去的。那时候事情全都发生了。”说的次数多了，就有了一种奇迹般的错觉。我完全不理解自己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意思了。我开始胆战心惊地怀疑着，我一定在撒谎，我其实全都看见了。怎么办郑南音，你在撒谎。不过有什么怎么办呢，反正谎已经撒了。

我却是真的忘记了哥哥在陈医生已经倒地的时候附加上去的碾压。但是，我忘记了也没什么要紧，那个路口有的是目击者。

姐姐站在公安局门口，她的嘴唇惨白干裂。看到我，她只是说：“等着，我去开车，先回家，赶紧离这个鬼地方远一点。”可是哥哥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回家了。他既不能坐在方向盘后面，也不能坐在副驾座上，自然也不在后座。但我总觉得他在这辆车里，我觉得他在。姐姐突然说：“我和雪碧搬回来住，三叔的车被拖走了，有我的车放在家，总是方便些。家里现在也需要人手，而且打官司什么的样样都是钱，所以我打算把房子卖掉。”我真佩服她，在这个时候，想到的都是最具体的事情。

她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得马上给江蕙打电话，还有方靖晖，看他们认不认得什么律师，或者是法院的人……”我抓紧了安全带：“姐，你开慢点，我恶心，好像是晕车。”她转过脸，非常奇异地笑笑——我觉得一个人不需要对别人晕车这件事报以如此复杂的微笑，她悄声说：“现在，该我们所有人为了他忙死累死了。”

这就是她对哥哥杀了人的事情，作出的全部评价。

陈医生没有死。或者说，现在还没有。他凶多吉少地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用呼吸机把哥哥的命运攥在他已然麻痹的手心里。冷血的人无论怎么样都是会赢的。

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如释重负地想，这下好了，你不死，哥哥就不是杀人犯。这是我现在唯一关心的事情。

我走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去，坐在妈妈身边。我认真地对她说：“妈，那个陈医生还活着。他是脑出血然后深度昏迷，他们医院的人都在尽力救他的。”她完全不理睬我，所以我只好接着说，“你别担心妈妈，我相信陈医生不会死的，所以哥哥不会被……”

被什么呢？我不敢从自己嘴里说出来。被判死刑。心里把这四个字排列好顺序想一遍，就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从事情发生到此刻，已经过去了快要一百个小时。妈妈病了。她一直躺在那里看着床对面的墙壁，不吃东西，不喝水，不说话——据爸爸说，她也不怎么睡觉，所以她一定是病了。爸爸只好拜托了一个朋友，到家里来给妈妈打点滴，让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交替着滴落到她的身体里，客厅里的一个很旧的衣帽架被拿进来悬挂吊瓶。我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只好注视着这根柔软的输液管。像葡萄藤，蜿蜒上去，尽头却是那个一点都不像葡萄的玻璃瓶。

“妈，你就相信我嘛。”若是在平时，这句话我会用更柔软的语气说出来，可是现在，我也没有力气了，“我直觉很灵的。你看，上次爸爸做手术，我就是预感到他一定没事，结果还不是没事。这次也一样。你们都说我运气最好，我肯定能把我的运气全都拿出来给你们大家平分。”

两行很短的眼泪从她眼角滑下来，沿着太阳穴，就消失了。可是她脸上还是一点表情都没有，似乎那不是眼泪，不过是因为输液输得太满，所以渗漏了出来。外婆推开门，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外婆应该是唯一一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吧？不，也许还有北北和郑成功。外婆冲着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外婆说：“你出来，让她睡觉，别吵她。”

外婆你真聪明。你知道妈妈现在其实跟沉睡差不多，对吧？

陈嫣坐在厨房里，就是那把妈妈平时坐的椅子上面。不过炉灶一片宁静，几个番茄放在水池旁边，却是没有一丝将要被烹饪的迹象。她在哭。并且完全不介意让我看着她哭。我站在冰箱前面，注视她的侧影，就这么待了一会儿。此刻，我不会感到尴尬，因为我知道她也不会。跟那件凭空把地面砸出一个深坑的可怕事情比起来，所有的小情绪都会像是深秋时候的树叶，不知不觉就掉光了。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南音你相信吗？”她静静地说。她和我一样，已经来不及给自己说的话增添上任何意义上的语气。原来把情绪像涂颜色那样涂到自己的语言上面，也是个体力活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总不能说，我比你们谁都相信这是真的。

“肯定是搞错了。”陈嫣摇了摇头，两滴泪一前一后落在她的裤子上，“西决……他一定是不小心，他一时冲动了所以不小心……”她没注意这句话的逻辑很有问题，“只不过是意外而已，是事故，谁都不想发生的，我们可以去给那家人道歉，跟他们协商，赔钱嘛，那些警察怎么就可以把西决当成杀人犯呢？”

警察告诉我们说，哥哥自己承认了他是故意撞上去的。但是他不肯讲他为什么那么做。

“南音，为什么呢？”她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并拢，抹了一下流在下巴上的眼泪，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她哭得心满意足的错觉，“西决的脾气多好啊，他怎么可能？”

我诚实地低声说：“我不知道。”但我并没有撒谎，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陈嫣转过脸来看着我，似乎一想到现实的问题，眼泪就暂时不流了。

“我也不知道。”这几天来，其实这个问题每个人都问过每个人，然后每个人都回答给了每个人，“他们说要等正式判决下来了以后，他才能在

看守所见我们。”

听见“看守所”三个字，她眼神躲闪了一下，我知道，她又该哭了。

我似乎听见了我的手机在振动。似乎有那种类似黄蜂振翅的声音在我后脑那个方向隐隐地作祟。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我从公安局出来的那个晚上，我就把它关在了抽屉里，它一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振动，几十个未接来电有一半是苏远智的，剩下的一半来自我大学的同学，以及过去高中的同学们——他们看了新闻，或者报纸吧，这些没心没肺的人，我家的电视机已经好几天没有打开过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裁决自己坐了牢——不再有接触外界信息的资格。至于打开电脑上网，那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所以我的手机怎么可能还在振动呢？我记得我关了它，因为它激怒了我，让我觉得那些面不改色的振动是种带着蔑视的反抗。我关了，十几个小时以后又不放心地打开，短信们争先恐后地涌进来的时候，我咬了咬牙，直接翻了个面把电池抠了出来。

按道理讲，它应该不会再振动了对吧？那现在这个耳边的声音——我甩甩头，挺直了脊背，发现自己一直不自觉地靠在冰箱上。是冰箱发出来的，没错，有时候冰箱运行起来，也有一种隐隐的“嗡嗡”声。

姐姐走进来，怀里还熟练地抱着北北，她装作没在意陈嫣通红的眼睛，跟我们说：“出来吃饭了。”声音依然元气十足，她就靠着这个声音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家之主，“街对面那家外卖店越来越不像话，放那么多油，可是没人做饭了，只好将就着。”北北不像郑成功那么乖，在姐姐怀里一本正经地挣扎着，姐姐的手臂卡住了她的腿，于是她就完全不认命地张着两只胳膊在空气里奋力地划，就像是准备跳伞。

当我坐在饭桌旁边的时候，发现我还是听得见手机振动的声音。我像是应付什么必需的礼仪那样夹了一筷子青菜，然后跟自己说：“是冰箱。”但是又不死心，只好抬起头问对面的雪碧：“你是不是把我手机里的电池装回去了，然后又开了机？”雪碧对我翻了一个白眼：“我没事闲

的……”随即她认真地跟姐姐说，“我明天不去学校行吗？”“自己看着办。”姐姐一边给大家盛饭，一边淡淡地瞪她——但是，姐姐冲人瞪眼睛的神情也不再那么凶了，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像曾经那样理直气壮地活着吗？雪碧悄声道：“学校里大家都在传那张报纸嘛，都知道那是我们家的人，还好，我现在没在小学里，西决叔叔那时候总去学校接我的……”此时是小叔在说话：“那就别去了，请几天假，老师应该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小叔应该也有好几天没怎么讲话了，陈嫣必须要照顾北北，所以到了晚上还是会带着北北回去，但小叔就留在这里，和我们大家一起，像是我小时候那样。

妈妈总抱怨这个新家空荡荡的，现在，终于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人，姐姐和雪碧分享了昭昭用过的房间，小叔……就住在哥哥的房间里，这个安排刚刚好，像是什么人在做填字游戏一样，替我们添满了这间屋子——姐姐说，这屋子的风水一定是有问题的。

“外婆，”雪碧说，“明天我在家里陪着你看电视，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啦。”外婆安详地答非所问：“难吃。鸡肉太老了。所以客人走了，不肯在我们家吃饭。”外婆有进步，起码此刻觉得自己身处“我们家”，不需要询问每个人“怎么称呼”了。外婆说的客人，指的是那个来家里帮妈妈输液的人。是爸爸的朋友，也是另外一间很小的医院的大夫。但是人家不愿意留在我们家吃饭，并不是因为鸡肉，是因为他很尴尬——他应该也不想他的同事们知道，他每天来帮我妈妈输液吧，也完全是冲着跟爸爸的交情——我们家毕竟已经变成整个龙城的医生护士心目中的敌人。

爸爸在和姐姐商量找律师的事情了。爸爸说，他接触过的律师都是负责民事诉讼的，经济方面的比较多，至于刑事方面的，只好再拜托别人帮忙介绍。姐姐说：“我这几天一直在给江蕙打电话，她也会帮忙的。”爸爸突然叹了口气：“要是……不说了。”

我知道“要是”的后面是什么，要是江蕙姐姐没有离开哥哥，是不是

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又听见了手机振动的声音，这一次很短促，像是短信的提示音。客厅里面的座机却突然响了，我跑过去接，来电显示是苏远智的手机号，我盯着这个号码愣了一下。轻轻地把听筒拎起来，就像是拎一只小兔子的耳朵，怕它疼，只拎起来一点点，就把它放回去了。然后我若无其事地回去饭桌那里坐下。爸爸问：“谁啊？”我说：“不知道，拿起来没有人讲话。”小叔说：“这几天大家都要当心点，陌生号码就不要接了。”

苏远智不是陌生号码。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当爸爸聊起“律师”的时候，我想提醒爸爸，苏远智的爸爸就是律师，而且负责的是昭昭的爸爸的案子，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想装作没想起来这回事。

距离陈医生在路口飞起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夜晚加上四个整天，现在，第五个晚上来临了。经过了几个黑白颠倒的昼夜，大家终于睡了。我们偷偷地去看了一眼妈妈，她终于也睡着了——震惊，打击，伤心跟绝望通通被睡眠打败了。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它们会手挽手团结地卷土重来。我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坐起来，打开抽屉——这个白色的欧式小桌子是新买的，黄铜把手还散发着一股新鲜的腥气。我的手机行尸走肉地躺在那里，身边的锂电池是它还没雕刻完毕的墓碑。我有点忧伤地看着它，你呀，电池都被拿出来了，你还不死心，为什么此刻还要在我耳边振动呢？

我隐约看见了我的小镇的街道。虽然没有积雪，但我确定那是我的小镇。我终于可以觉得愉快，因为只要我看见它，我就知道，快要睡着了。幼儿园的门加了一把大锁，幼儿园早就空无一人。可是卖风车的老爷爷又出现了。这么久没见，我心里突然有了乡愁。

“我以为你死了。”我在梦里讲话还真是够直接的，省去了所有清醒时候的规矩。

他对着我面前的地面吐出一口浓痰，然后他身后那堵绚烂的风车的墙倒塌了。不是轰然倒塌的，是先从中间裂开一个不规则的缝隙，然后向着两边歪歪扭扭地分开，最终弹跳着散落了一地，有一个粉红色和黄色相间